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孔安國曰免苟免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

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

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

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

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

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

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

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
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
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漢書
音義曰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
吏治烝烝不至於女媧黎民艾安由是觀之
在彼不在此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
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
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
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

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郅都者揚人也徐廣曰屬河東以郎事孝文帝孝景

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

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

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

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甯賈姬等

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

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

南閭氏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癩病也宗人三百餘家豪猾

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

脚戰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

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

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

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

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

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

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

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

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

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

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

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

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

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

音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

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

竇太后乃音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
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
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

徐廣曰寧一作甯

穰人也

徐廣曰屬南陽

以郎謁者

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

上操下如束溼薪

徐廣曰一無此字駟案韋昭曰言急也

猾賊

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
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
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

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
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
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
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
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
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
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
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貫貸買陂田
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

三十五
史傳六十二
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
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

陽故因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由以宗家

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

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

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

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家為守視

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

黠俱為忤漢書音義曰堅忤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以文法

傷害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

曰漢書作馮伏者軼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

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

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

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贅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以佐史補中都官用

廉為令史事大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

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

極知禹無害然文深

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

不可以

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

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

諸律令

徐廣曰論一作編

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

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

徐廣曰爾時未為陵

其父為長安丞出

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答湯湯

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曰評

鞫論報

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

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評者三日復問之知與
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
并取鼠

與肉具獄磔堂下

鄧展曰罪備具

其父見之視其文

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父

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

時

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

嘗繫長安

湯傾身為之

韋昭曰為之先後

及出為侯大與湯交

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

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

漢書音義

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

主作陵之尉也
昭曰大府公府

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

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

獄深音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

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

職之吏

蘇林曰拘刻
於守職之吏

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

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

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母食客公卿

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

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

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

人

韋昭曰
制御人

始為小吏乾沒

徐廣曰隨勢沈浮也
駟案服虔曰射成敗

也如淳曰得利
為乾失利為沒

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

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

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

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

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

李奇曰
亭平也

奏讞

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

著讞決法廷尉繫令

韋昭曰
在板繫

揚主之明奏

事即譴湯應謝

徐廣曰應一作權

鄉上意所便必引

正監掾吏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書臣臣

弗用愚抵於此

蘇林曰立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

非常釋聞

徐廣

曰昭答聞也如今制曰聞矣駟案瓚曰謂常見原

即奏事上善之曰臣

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吏其為之其欲薦

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

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

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

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

李奇

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也

於是往往釋湯所言

李奇曰湯口所先言

皆見原釋

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

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

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

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

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

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

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

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

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
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
任遷爲御史大夫

徐廣曰元狩二年

會渾邪等降漢

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
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
及伍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
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
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
相取充位

徐廣曰時李蔡
莊青翟爲丞相

天下事皆決於湯

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
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
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
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
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
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
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
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
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

數月吳楚已破音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
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
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
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
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
痛詆諸侯別䟽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
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
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
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

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
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容

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

通

徐廣曰
以利文

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

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

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

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

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

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

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守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佯不省謁居

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音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

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

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

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

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

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

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曰湯且

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

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買

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

之者湯不謝湯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

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
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
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
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
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
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
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
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
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

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
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
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
子乃盡家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
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
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
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
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
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徒為燕相數歲亂

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

俱攻剽為羣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縱有姊姁以醫

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

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

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姊名也補上黨郡中令

治敢行少蘊籍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籍也縣無逋事

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

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

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

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

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廣

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凌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為

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

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

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

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曰隸閱也號曰寧見乳虎

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

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
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
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

徐廣曰孔暴三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

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
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
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
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
縱一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

徒私解脫桎梏鉗楮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鞫相贍餉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

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
民依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
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

毛摯為治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毛羽也後會五銖錢白金

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
温舒為中尉温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
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
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

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

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

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

行此道乎嗛之徐廣曰至冬楊可方受告

緡韋昭曰人有告言不緡者出緡者可方受之縱以為此亂民部吏

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

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

沮已成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屬馮翊少時推埋為姦

徐廣曰推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

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

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

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

而縱使督盜賊使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

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

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

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

平時皆知河內豪女媼之家及往九月而至

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
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
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
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
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
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
行野無火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
梨來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今冬月益
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

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

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

徐廣曰有殘刻之名

與從事

河內則楊皆麻戊

徐廣曰一云麻成

關中楊贛成信

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
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尹齊者東
郡荏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
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
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
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強少文

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

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

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

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

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

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人居久之病死

而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

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

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

察盜賊惡少年投鋸徐廣曰音項器名也購告

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以牧

司姦盜賊温舒為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

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

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君音熏

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

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
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
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
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
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
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
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
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
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

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負
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
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
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
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
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
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
亡去歸其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温舒等
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

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躬中

徐廣曰躬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

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

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

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

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

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

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

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

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

曰

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

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

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

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

避法焉

徐廣曰詐為虛
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揚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
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
徵為大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
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
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
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
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
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

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

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

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

漢書曰成
信宣吏

信

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格殺信吏卒格信

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

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

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

至御史使案邊失亡

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
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

所

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
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選
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宣為左內史周
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
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
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
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
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
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

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
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
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
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
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
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
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不從
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
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

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
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
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

徐廣曰天漢三年為

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

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

皆甚於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
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
尊官家些言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
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

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

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

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

官事寔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

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

者足以為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

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

方略教導禁女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

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
馮當暴控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

項天水駱辟推減

徐廣曰一作成

河東褚廣妄殺

京兆無忌馮翊躬周蝮鷲水衡閭奉扑擊

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

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

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

韋昭曰飲器榼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

器虎子之屬也或口飲酒器也

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

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

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

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

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

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

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徃使
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
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
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
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
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
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
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
然遣騫為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

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

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

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

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漠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

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羗中

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

徐廣曰元朔三

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

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漠漠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

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

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

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

有城郭屋室

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

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

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采于寘

徐廣曰漢

記曰拘彌國去于寘三百里

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

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

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

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

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

南接羌南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

徐廣曰不土著

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
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
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
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
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
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

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
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
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
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
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
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
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
小月氏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
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

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
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
千里以銀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錢
効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爲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
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
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
卵如甕瓦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
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詐感安息長
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大

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
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
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
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
餘萬其都曰藍氏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
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齒又作訖騫曰臣在大夏時
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
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
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

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
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
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
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
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徑
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
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
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
屬蜀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

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

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

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駝出丹出

徙徐廣曰屬漢嘉出邛棘皆各行二千里其北方

閉氏笮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南方閉舊昆明昆

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

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

滇越徐廣曰一作城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

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

南夷費多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
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
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
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
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
李將軍軍死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
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
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
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

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
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蜀騫
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
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
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喇肉蜚其上

徐廣曰讀兼與銜同酷吏傳義縱
不治道上忿銜之史記亦作兼字

狼往乳之單于

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
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
城昆莫收養其民政旁小邑控弦數萬習

史傳六十三
七
本
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

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

子其中子曰大祿強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撓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

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干寘扞采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爲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旣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

晉灼曰其國人

於是西北國始通

於漢矣然張騫斃金空

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

其後

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

如淳曰質

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喻外國李奇曰質信也

外國由此信之

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

徐廣曰漢書作及若意義亦及也

出其

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

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

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下

云神馬當從西北來

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

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

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

徐廣曰屬金城

初置酒

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坻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

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

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

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

是置益州越嶲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

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昌

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

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

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

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

漢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

遣使昆明復為寇音莫能得通而北道酒

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

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

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

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

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

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

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

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

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

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

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

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

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

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

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

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

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

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

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

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

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

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

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徐廣曰為中郎將數使為樓蘭所

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

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於是酒泉列

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烏孫以千匹馬

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漢書曰江都王建女往

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

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
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王烏孫多馬其富
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
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
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
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
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
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
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

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米來

瓚曰漢使米
取將持來至

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
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
給之以覽示漢宮厚焉於是大觥抵出奇
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
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
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觥抵奇戲
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

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
可誑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
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
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
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
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
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
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
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

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
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
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
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頗善市
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

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

徐廣曰多作錢字又

或作鐵字

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

黃白金輒以為噐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
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

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

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
進熟美語如成熟者

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

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

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

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

我遠而鹽水中數敗

服虔曰水名道從小水中
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徃徃

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

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

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

漢使怒妄言

如淳曰
罵詈

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

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

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

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

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

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

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

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
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

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
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而
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
關東蝗大起蜚西至燉煌貳師將軍軍旣
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
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
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
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
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

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
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
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
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
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
燉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
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爲浚
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
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
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

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易輕為

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

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

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

三萬餘匹驢騾橐他以萬數多齎糧兵弩

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

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

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穴蓋

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

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

邊也或曰置二部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

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

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

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

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

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

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

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

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
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
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非宛大恐走入中
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
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
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
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
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
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

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
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
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
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
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母寡頭
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
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
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
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

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三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值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軍破

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

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

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

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

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

大將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

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

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

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

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

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
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
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
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
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
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
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為萬
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入封
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

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
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
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
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以適過

行者皆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

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士

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

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

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

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徐廣曰一本無置字酒泉都尉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為淵字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

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

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

鄧展曰漢

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

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大宛列傳卷第六十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史記一百二十四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

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

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

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間巷人也徐廣

曰仲尼弟子傳曰公哲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君子之

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

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

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
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
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旣已有亡
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
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
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
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夷吾桎
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
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然猶遭此菑況以中

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
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
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
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
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
存非虛言也今括學或抱咫尺之義父孤
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
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
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

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子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云趙襄子所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号但未詳是此人非耳也 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

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

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疋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輜牛

徐廣曰音唯駟案漢書音義曰小牛

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

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

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子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子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大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子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子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子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子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子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子孟亦以俠稱江淮之

間是時濟南睢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沉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

作邾字潁川有邾縣南越傳曰邾壯士韓千秋也郭解軼人也字翁伯

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拙劣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

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我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

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罪

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

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

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

居邑屋至不見斫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

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

脫之毋至踐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

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

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怪之問

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

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

邑中賢豪居閒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

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

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閒多不聽者今

子幸而聽解解柰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

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

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閒乃聽之解

執恭斫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

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
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
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
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
也解家貧不中此言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
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
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
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
解 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

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
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
已久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主書人又殺之
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

夏陽

徐廣曰屬馮翊

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

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
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
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
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

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教而無足數者徐廣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鴈門有

曰教倨也

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

鹵城也

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

遂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

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色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

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游俠列傳卷第六十四

